

說“夜爵”

裘錫圭

李學勤先生在《從清華簡談到周代黎國》一文中，對清華簡中的《耆夜》篇有簡明介紹，今引錄於下：

清華簡中有一篇原題《郇夜》，我曾有小文介紹，說明簡文“武王八年，征伐郇（耆），大戡（戡）之”，即《尚書·西伯戡黎》一事。“郇”讀為“耆”或“黎”……

……

清華簡《郇夜》，我以為當讀為《黎咤》，主要敘述戡黎還師“飲至”，即飲酒慶功的情景，參加者除武王外，有畢公、召公、周公、辛甲、作冊逸（即史佚）、呂上（尚）父等人，而以“畢公高為客”。飲酒間，武王、周公都先“夜（咤，意為奠爵）爵醕（引者按：據有關文章，此字原簡作“壽”，讀為“醕”。古書“醕”亦作“酬”，下文一般用“酬”字）畢公”，這顯然是由於畢公是伐黎的主將，功績最高。……〔1〕

李先生讀“夜”為“咤”是有他的道理的。“夜”、“咤”二字古音相近，訓“咤”為“奠爵”，也有《尚書·顧命》“咤”字古訓為據。我因眼疾不用電腦，聽說網上有的文章把“夜爵”讀為“舍爵”。“夜”、“舍”二字的古音，也是相近的。但是我覺得讀“夜爵”為“咤爵”或“舍爵”，似乎不如讀為“舉爵”妥當。

戰國楚文字資料中屢見地名“平夜”，我在《談談隨縣曾侯乙墓的文字資料》一文中，因“夜”與“輿”上古音同屬余母魚部（“夜”从“亦”聲，或歸入魚部入聲鐸部），讀“平夜”為“平輿”。〔2〕1994年，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在新蔡縣西北的葛陵村，發掘了一座

〔1〕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，李學勤主編：《出土文獻》第一輯，第1—2頁，中西書局2010年。

〔2〕裘錫圭：《古文字論集》第406—407頁，415頁，中華書局1992年。

戰國時代的楚國大墓。根據墓中隨葬銅兵器的銘文和竹簡的記載,可知墓主是楚國的平夜君成。新蔡西北部與西漢時已置縣的平輿毗鄰,埋在這裏的平夜君成,應該就是封在平輿的封君。這就證實了“平夜”確應讀為“平輿”。〔1〕

“輿”、“與”同音,“舉”从“與”得聲,“夜”既可讀為“輿”,當然也可讀為“舉”。這裏有一個問題要說明。“夜”、“輿”、“與”都是余母(喻四)字,“舉”則是見母字。但是在上古,有一部分余母字跟見系字關係密切,如余母的“欲”从見母的“谷”,余母的“遺”从見母的“貴”,見母的“姜”从余母的“羊”。這類余母字和見母字的上古聲母的語音無疑是很接近的。這一現象首先由董同龢指出,〔2〕其後有不少學者增舉過這類例子。“與”和“舉”也屬於這一類。所以讀“夜”為“舉”就跟讀“夜”為“輿”一樣,在語音上是沒有問題的。現在,“夜”是開口字,“與”是合口字;但在中古,它們都是開口字。它們的上古音一定很接近,所以“夜”可以跟从“與”聲的“輿”、“舉”通用。

“舉爵”之語古書屢見,現擇舉三例於下:

《禮記·檀弓下》:邾婁定公之時,有弑其父者。有司以告,公瞿然失席……蓋君逾月而后舉爵。〔3〕

《儀禮·鄉飲酒禮·記》:凡舉爵,三作而不徒爵(鄭玄注:謂獻賓、獻大夫、獻工,皆有薦)。〔4〕

《儀禮·聘禮》:一人舉爵,獻從者,行酬,乃出。〔5〕

先秦飲酒之禮,有獻(主人敬賓客),有酢(賓客回敬主人),有酬(主人再敬賓客),還有旅酬。〔6〕上引《聘禮》“行酬”,就指行旅酬。《儀禮·鄉飲酒禮·記》:“獻用爵,其他用觶。”〔7〕依此說,酬應用觶。《鄉飲酒禮》講到旅酬將始之時,就說“舉觶”而不說“舉爵”:

一人洗,升,舉觶于賓。

賈公彥疏:“此一人舉觶,為旅酬也。”〔8〕《儀禮·燕禮》講旅酬時說:

〔1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:《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發掘》,《文物》2002年第8期,第18頁。

〔2〕董同龢:《上古音韻表稿》,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18本,第31頁,商務印書館1948年。

〔3〕《十三經注疏整理本》第12冊《禮記正義》第370—371頁,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。

〔4〕《十三經注疏整理本》第10冊《儀禮注疏》第195頁,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。

〔5〕同上注,第510—511頁。

〔6〕關於旅酬,參看錢玄、錢興奇:《三禮辭典》第641—642頁,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。

〔7〕同注〔4〕,第192頁。

〔8〕同上注,第192頁。

公又舉奠觶，唯公所賜，以旅于西階上……〔1〕

公所舉的也是觶。

不過，在古書中，觚和觶都可以泛稱為“爵”。《儀禮·燕禮》講“主人”（指代替君主當主人的宰夫）獻賓和賓酢主人之儀，所用酒器為觚，但自“主人升，坐取觚”往後的文字，屢屢以“爵”稱觚，而到“賓洗南坐奠觚”、“賓坐取觚”兩句，又復稱“觚”。〔2〕鄭玄注解前一句說：“上既言‘爵’矣，復言‘觚’者，嫌，易之也。”賈公彥疏以“一升曰爵，二升曰觚，散文即通，觚亦稱‘爵’”來作解釋。〔3〕觶同樣可以稱“爵”。如《儀禮·燕禮》說：

……公坐奠觶，荅再拜，執觶興，立卒觶。賓下拜，小臣辭。賓升，再拜稽首。公坐奠觶，荅再拜，執觶興。賓進受虛爵，降奠于筐，易觶洗。〔4〕

此文中的“虛爵”即指虛觶（此篇後文有“虛觶”，見《十三經注疏整理本》第10冊《儀禮注疏》第307頁）。同篇又說：

公坐取賓所賡觶，興。唯公所賜。受者如初受酬之禮，降，更爵洗……〔5〕

此文的“爵”也指觶而言。

《詩·小雅·賓之初筵》：“鐘鼓既設，舉觴逸逸。”〔6〕《正義》以“舉相酬之爵”解釋“舉酬”。〔7〕如先秦時代酬的飲酒器用觶不用爵確為定制，《正義》所說的“爵”便也應該是指觶而言的。《耆夜》說武王、周公都“夜爵酬畢公”，讀“夜”為“舉”，顯然很合適，“舉爵”就是“舉相酬之爵”的意思。這裏的“爵”似乎也應該是指觶而言的。不過酬酒用觶不用爵也不見得真是一成不變的定制，《耆夜》“舉爵”的“爵”指真正的爵的可能性，也不能完全排除。

先秦時代酬的儀式是：“主人既卒酢爵，又酌自飲，卒爵復酌進賓……”〔8〕《耆夜》的“舉爵”，有可能兼指“自飲”和“復酌進賓”這兩件事。

〔1〕《十三經注疏整理本》第10冊《儀禮注疏》，第316頁。

〔2〕同上注，第297—298頁。

〔3〕同上注，第298頁。

〔4〕同上注，第305頁。

〔5〕同上注，第326頁。

〔6〕《十三經注疏整理本》第5冊《毛詩正義》第1028頁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。

〔7〕同上注，第1029頁。

〔8〕《詩·小雅·瓠葉》“酌言醺之”鄭玄箋。《正義》指出鄭箋“皆准《鄉飲酒》、《燕禮》而為說也”。皆見《十三經注疏整理本》第6冊《毛詩正義》第1099頁。

《禮記·檀弓下》“知悼子卒未葬”章，記晉平公在大臣死而未葬之時，飲酒擊鐘，宰夫杜蕢以讓侍臣飲罰酒的方式諫平公，平公覺悟受諫。章末的一段話如下：

平公曰：“寡人亦有過焉，酌而飲寡人。”杜蕢洗而揚觶（鄭玄注：舉爵於君也。……揚，舉也。……）。公謂侍者曰：“如我死，則必無廢斯爵也。”至于今，既畢獻，斯揚觶，謂之“杜舉”。〔1〕

《耆夜》篇是由於篇中有伐耆還師“飲至”，武王、周公“夜爵酬畢公”等內容而得名的。這跟“杜舉”由於杜蕢揚觶之事而得名有相類之處。所以，把“耆夜”讀為“耆舉”，似乎也比讀為“耆咤”或“耆舍”合理。

附記：去年10月22日在北京香山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18次年會時，我跟李學勤先生談了“夜爵”應讀為“舉爵”的意見。李先生告訴我，趙平安先生也持這樣的看法。頗為彼此不謀而合感到高興，謹識於此。

又記：本文寫作過程中，曾請鄔可晶君幫助檢索文獻資料，又曾就“與”字開合口的問題請教陳志向君。文章寫成後，蒙郭永秉君為我打印文稿，在此一併致謝。

2011年1月4日

追記：撰寫本文時，尚未看到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(壹)》(中西書局2010年)。今將該書對“夜爵”的注釋引錄於下，以供參考：

夜，古音喻母鐸部，在此讀為“舍爵”之“舍”，舍在書母魚部，可相通假。或說讀為《說文》的“託”字，音為端母鐸部，該字今《書·顧命》作“咤”，訓為“奠爵”，與“舍爵”同義(下冊第151頁注〔九〕)。

本文曾據他文，說簡文以“壽”為“壽”(酬)。從簡文圖版看，字實作“𣎵”，乃“壽”之聲旁。

這裏還要附帶談一個問題。在我們的印象裏，楚簡一般以从“止”“與”聲之字為“舉”(參看李守奎《楚文字編》第85—86頁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；滕壬生《楚

〔1〕《十三經注疏整理本》第12冊《禮記正義》第337頁。《左傳·昭公九年》有一段文字，與《禮記》此章記同一事件，但內容有較大出入，“杜蕢”作“屠蒯”。我們所引錄的《禮記》章末那段話的內容，《左傳》完全沒有。

系簡帛文字編》增訂本第 132—134 頁，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8 年；李守奎等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一一五）文字編》第 72—73 頁，作家出版社 2007 年）。可能有人會因此懷疑讀“夜”爲“舉”之說，認爲這種用字方法太特別了。但是，楚簡用字有時確有很特別的例子。見於典籍的楚王及其先公名號中的“熊”，在新蔡葛陵楚簡之前出土的楚文字資料中，全都作“𪚩”。因此學者們曾認爲在戰國時代，祇有楚國之外的國家才把這種“𪚩”字寫作“熊”（如秦國的詛楚文把楚懷王名寫作“熊相”，典籍用字多沿襲秦文字）。最近發表的清華簡中的《楚居》篇，記楚先公、先王名也都用“𪚩”字（參看上引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壹）》下冊《楚居》釋文第 181 頁）。但是葛陵簡中多次出現的楚先公名“穴熊”，雖然多數用“𪚩”字，卻有二或三例是用“熊”字的（參看李家浩《楚簡所記楚人祖先“媯（鬻）熊”與“穴熊”爲一人說》，《文史》2010 年第三輯，第 5—6 頁。用“熊”字的見此文第 6 頁所引 7、10、11 三例。第 10 例“熊”爲殘字）。這就是楚簡用字的一種特例。所以楚簡一般以从“止”“與”聲之字爲“舉”，偶爾又用“夜”字爲“舉”，是完全可能的。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楚文字資料畢竟有限，在將來發表的楚文字資料裏，可能還會出現用“熊”（𪚩）用“夜”（舉）的例子。

2011 年 2 月 2 日追記

（裘錫圭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）